

## 閩西客語中的吳語成分\*

陳筱琪\*\*

### 〔摘要〕

閩西客語裡「複元音單化與元音高化」、「流攝侯韻字讀單元音或讀-io韻母」、以及「支微入魚」等現象與吳語相似。複元音單化與元音高化在閩西客語中很常見，這種變化在清流、寧化、上杭、連城構成了推鏈關係，在長汀、武平雖有相似的元音變化，但不構成鏈動關係，永定客語相對保守，顯示了閩西客語的早期樣貌。清流、武平客語侯韻字讀單元音-ɤ或-e，侯韻字讀單元音的現象在吳語區內廣泛分布，閩西的上杭與龍巖萬安話侯韻字讀-io，與蕭山吳語表現相同。支微入魚的特點僅在長汀客語中較明顯，但長汀的城關方言與南部的羊牯方言卻呈現不同的層次表現，且支微入魚的例字很少。本論文推論，閩西客語「複元音單化與元音高化」和「流攝侯韻字讀單元音或讀-io韻母」與吳語的擴散有關，但「支微入魚」則可能是閩西客語元音系統劇烈變遷後形成的語音巧合，並不是與吳語接觸導致。

關鍵詞：閩西客語、吳語、語言接觸、鏈動、歷史音變

---

\* 本論文為科技部 106 學年度專題研究計劃 MOST106-2410-H-029-002-「宋元韻圖果假合流的漢語史意義」之部份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的經費支持。兩位審查人細心審視初稿並提供豐富的修改意見，讓文章更佳完善，在此一併致謝！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比起廣東客家話，閩西客語中有許多與吳語類似的音韻特徵，這個現象過去已有討論。江敏華（2003：227-228）提到客贛方言因語言接觸和地緣關係，有幾項與吳語有關的成分，而客贛方言之中，贛語因位於江西，地理上具有通衢性質，受吳語的影響整體比客語鮮明。贛語中的吳語成分是顯而易見的，其中有早期接觸形成類似語言底層的現象，也有晚期接觸形成的文讀層次。<sup>1</sup>

江敏華（2003：227-228）提出客贛方言有七項與吳語相似的音韻特點，而這七項音韻特點中，客語中存在的特徵是：（1）支微入魚現象，出現在連城城關話中。（2）吳語侯韻、尤韻字有讀單元音韻母（-ɤ、-e 或-Y）的現象，也有地區讀 -ɤu，寧化與清流客語有這樣的現象。（3）複元音高化與單化。<sup>2</sup>

綜合觀察，具有吳語音韻特徵的客家方言主要集中在閩西。閩西客語中「支微入魚」的特色較隱微，而「流攝侯韻字讀單元音」相對下更普遍，除了上述的寧化、清流外，武平客語也有這個特色。<sup>3</sup>「複元音單化與高化」則是閩西客語裡相當常見的現象，根據陳筱琪（2013：224-226）的研究，這個變化在清流、寧化、上杭、連城等地區構成推鏈變化：蟹攝字 ai > a，假攝字 a > o，果攝字 o > u 或其變體。<sup>4</sup>

閩西客語裡其他地區也有複元音單化與元音高化音變，但彼此不一定構成鏈動關係，音變的形式各地也不完全相同。例如武平地區有 ai > a 以及 au > ɔ 的複元音單化變化，ai > a 在清流、寧化、上杭、連城等地可以看見，au > ɔ 卻沒有整齊地出現在上述四個方言裡。

本論文將重新檢視閩西客語中與吳語類似的音韻特徵，具體比較吳語與閩西客家方言，並討論閩西客語具有與吳語相似音韻特點的緣由。以下依音韻特徵在閩西客語裡的分布範圍大小，依序討論：（1）複元音單化與元音高化，（2）流攝侯韻字的音讀，（3）支微入魚現象等三個音韻特徵。

<sup>1</sup> 江敏華：《客贛方言關係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頁227-228。

<sup>2</sup> 同前註。

<sup>3</sup> 武平客家話的語料來自語言實查，紀錄時間為2017年9月至11月，發音人約40歲。

<sup>4</sup> 陳筱琪：《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頁224-226。

## 二、複元音單化與元音高化

### (一) 推鏈

複元音單化與元音高化在吳語及閩西客語裡構成鏈動關係，這個鏈動是推鏈變化。Lyle Campbell (1999: 44-45) 對 Chain shifts (鏈動) 的描述分為 Pull chains (拉鏈) 與 Push chains (推鏈) 兩類，其中「推鏈」的定義是：Push chain is the notion that languages (or their speakers) wants to maintain differences between sounds i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ing of what is heard. If a sound starts changing by moving into the articulatory space of another sound, in the push-chain view, this can precipitate a change where the sound moves away from the encroaching one in order to maintain distinctions important to meaning. If the fleeing sound is pushed towards the articulatory space of some other sound, then it too may shift to avoid the encroachment, thus setting off a chain reaction called a push chain.<sup>5</sup>

根據 Lyle Campbell 對「推鏈」變化的定義，為了維持不同讀音字群的語義區別功能，原先有區別的甲、乙、丙三組字，若甲組字的讀音開始變得像乙組字，乙組字則會趕緊變成別種讀音以保持與甲組字的區別，若乙組字變化後讀音變得像丙組字，則丙組字也會趕緊「逃走」，變成別種讀音以維持彼此的區別。推鏈音變並不是在甲組字的讀音全部變成與乙組字的讀音相同之後才發生的，若是在甲組字的讀音全部變成乙組字，之後該語言或方言才又出現新的語音變化，此時甲與乙兩組字已完全沒有區別，因此新的變化應是「甲乙」一起發展成另一種讀音。推鏈變化發生時，比較可能的情況是甲組字的讀音開始變化一段時間後，乙類字就出現音變因應，以維持與甲組字的區別。

漢語東南方言中，可見到原先有區別的字群，部分字合流的記錄。以溫州話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宋元南戲（溫州雜劇）有果假兩攝共同押韻的現象，依據馮蒸（1989: 63）的考證，由溫州「九山書會」才人創作的南宋戲文《張協狀元》與元末溫州人高明撰寫的南戲《琵琶記》裡，出現（1）「假攝字讀入果攝字」現象：假攝字不獨自押韻，多數是與他攝特別是果攝字押韻，但果攝字基本上多獨自押

<sup>5</sup> Lyle Campbell,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pp. 44-45.

韻。或(2)果、假兩攝夾雜著蟹攝二等佳韻字押韻。<sup>6</sup>

據陳筱琪(2018:276-277),宋元南戲果攝字獨立押韻,假攝併入果攝押韻,或假攝併入果攝且附帶少數蟹攝佳韻字一起押韻的現象,說明當時的溫州地區已結束蟹攝二等字\*ai > a 的音變,假攝字\*a > o 的演變也已持續一段時間,此時的果攝字開始高化,出現與遇攝模韻字\*u 靠近的趨勢。南戲曲文的押韻方式說明了當時吳語蟹、假、果三攝的音類分合關係:(1)附入果假一起押韻的蟹攝佳韻字,其宋元讀音為-a 或-a,而尚未音變的假攝字也讀-a,蟹攝佳韻字與假攝字此時的語音相同或相近;(2)已經高化音變的假攝字在宋元讀音應為-o 或-o,而果攝字在唐宋時期讀-o,假攝、果攝這兩類字此時的語音也相同或相近。<sup>7</sup>

宋元南戲的押韻現象完全吻合 Lyle Campbell 對「推鏈」變化的描述,本有區別的蟹、假、果、遇字,若蟹攝出現\*ai > a 的音變,假攝字隨後就\*a > o 以保持與蟹攝字的區別;當假攝字出現\*a > o 變化後,又啟動了果攝字\*o > u 的變化。南戲曲文反映的音變狀態是:蟹攝字\*ai > a 已大至完成,主要變化的是假攝字\*a > o,此時假攝字讀音與果攝相同或十分接近,因此假攝字附入果攝字押韻。這個時候果攝字\*o > u 的變化尚未廣泛出現,因為宋元南戲中少有果攝與遇攝共同押韻的情況。不過元末明初史料《郁離子》提到「東甌之人謂火為虎」,<sup>8</sup>「火」為果攝字,「虎」則是遇攝字,這段史料說明與高明撰寫南戲《琵琶記》差不多的時間,果攝字高化入遇攝的語言現象已經開始。

今日的吳語,果攝與假攝讀音明顯不同,未見兩攝字可共同押韻的痕跡,這是推鏈變化結束後,曾經相混的字群又呈現出音韻區別的結果。紹興吳語果、假同讀,正好與宋元時期的吳語現象相近。今日閩西的清流方言果、假合流,與紹興吳語相同。

## (二) 吳語的音變方式

吳語的元音變化形成了蟹、假、果、遇等攝的元音大規模變遷,甚至構成了

<sup>6</sup> 馮蒸:〈中古果假二攝合流〉,《古漢語研究》1989年第4期,頁63。

<sup>7</sup> 陳筱琪:〈宋元韻圖果假合流的語音基礎〉,《漢學研究》36卷第3期(2018年9月),頁276-277。

<sup>8</sup> [明]劉基:〈馮婦〉,《郁離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2910&page=84>),卷上,頁38。

鏈動關係。<sup>9</sup>吳語蟹攝字的變化，根據鄭偉（2013：55）的研究，吳語佳韻字在共同吳語階段讀\*ai，北部吳語和磐安等南部吳語，佳韻字\*ai > a，丟失元音韻尾，而泰韻字\*ai 在吳語的白讀音中也丟失了韻尾-i。吳語蟹攝佳韻字\*ai > a 的變化，牽動了假攝、果攝、遇攝連鎖音變，蟹攝佳韻字\*ai > a 後，推動了假攝麻韻字\*a > o，再進一步影響果攝歌韻字\*o > u，當果攝字推擠遇攝字後，遇攝字多數是元音裂化因應，如\*u > ou > əu。<sup>10</sup>

吳語系統內元音「後高化」規模龐大，演變的時間亦長。鄭偉（2013：30-31）指出與元音後高化演變相關的韻目有歌韻、麻韻（二、三等）、模（魚）韻、侯（尤）韻、豪韻等等，他們在漢語語音史、吳語語音史上的變化可描述為：<sup>11</sup>

- (1) 麻韻：\*a > ɔ > o > u > ou > əu
- (2) 歌韻：\*ɑ > ɔ > o > u > ou > əu > au
- (3) 模韻：\*o > u > ou > əu
- (4) 侯韻：\*u > ou > əu
- (5) 豪韻：\*ɑu > au

由上述變化脈絡可知，吳語的元音高化或高化至高元音後裂化甚至低化，都遵循著有規律的語音途徑，井然有序、一步步地進行。

吳語複元音單化的變化其實不只出現在蟹攝字上，效攝字\*au > ɔ、\*iau > io 也是很常見的。徐越（2016）《浙江吳音研究》大規模調查浙江省的吳語方言，共採集了 66 個方言點，將浙江的吳語大分為「杭嘉湖方音」、「寧紹台方音」、「金衢嚴方音」、「溫處方音」四大類，這四大區域的吳語方言絕大多數沒有-au 韻母或-iau 韻母，中古的效攝字，這些方言目前大多讀-ɔ 韻母或-io 韻母，例如杭州話效攝的「刀<sub>ㄨ</sub>」、「報<sub>ㄨ</sub>」、「早<sub>ㄨ</sub>」、「襖<sub>ㄨ</sub>」讀-ɔ 韻母，「漂<sub>ㄨ</sub>」、「叫<sub>ㄨ</sub>」、

<sup>9</sup> 蟹、假、果、遇等攝的元音變化在湘語也可看見，吳、湘方言裡這項音韻變化已有諸多學者討論過，如：陳立中：〈論湘語、吳語及周邊方言蟹假果遇攝字主要元音的連鎖變化現象〉，《方言》2005 年第 1 期，頁 20-35；彭建國：〈吳語、湘語主元音鏈變類型比較〉，《中國語文》2009 年第 5 期，頁 454-480；鄭偉：《吳方言比較韻母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等。

<sup>10</sup> 鄭偉：《吳方言比較韻母研究》，頁 55。

<sup>11</sup> 同前註，頁 30-31。

「烏齋」、「咬齋」讀-*io*韻母。<sup>12</sup>

由以上討論可見，(1) \**ai* > *a* 與 (2) \**au* > *ɔ* 是吳語裡兩大複元音單化的演變現象，第一條引起了系統內大規模的後高化推鏈變化，經歷的音變時間相當長，而第二條元音單化音變目前還沒有引起明顯的系統鏈動。

### (三) 閩西客語的音變方式

閩西客語也有複元音單化與元音高化等變化，但整體的音變規模不如吳語龐大，音變細節、音變模式和吳語稍有差別，閩西客語內部也不完全相同。<sup>13</sup> 整體來說，若以蟹攝字引起的推鏈變化為劃分基礎，閩西客語七縣中，寧化、清流、上杭、連城四處有這條由蟹攝 \**ai* > *a* 引起的推鏈音變，而長汀、武平、永定三處則否。

較特別的是長汀與武平話。長汀、武平音系蟹攝字 \**ai* > *a*，效攝字 \**au* > *ɔ*，與吳語相似，武平話還出現果攝字 \**o* > *u* 的變化，這三項演變都很接近吳語，但長汀、武平的音變不構成推鏈。

永定方言是閩西客語裡最為保守的方言區，幾乎沒有上述複元音單化或元音高化等元音系統的變動，音韻格局與相鄰的廣東梅縣客語區相當接近，永定方言顯示了閩西客語元音系統變遷的起始點。<sup>14</sup>

底下依序討論：(1) 構成推鏈的清流、寧化、上杭、連城客語，(2) 不構成推鏈但有類似元音變化模式的長汀、武平客語，以及(3) 沒有複元音單化及元音高化的永定方言。

閩西客語的語料主要出自呂嵩雁(1999)《閩西客語音韻研究》，<sup>15</sup> 輔以藍小玲(1999)《閩西客家方言》<sup>16</sup> 以及《清流縣志》、<sup>17</sup>《寧化縣志》、<sup>18</sup>《上杭縣

<sup>12</sup> 徐越：《浙江吳音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

<sup>13</sup> 元音系統性變化後的讀音各地不完全相同，但若仔細推敲音變根源，閩西客語的音變和吳語一樣，都與複元音單化、元音高化，以及高元音裂化後低化等語音變化有關。

<sup>14</sup> 閩西客語蟹、假、果等韻攝字的歷史音變模式類似吳語，但此處並不意味著閩西客語的前身是吳語。閩西客語區中，永定是變化相對保守的方言，永定話反映了閩西客語的早期樣貌。永定話既有閩西客語的特點，同時又與廣東客家有不少音韻一致性，永定話是閩西客語演變起點不來自吳語的證明。

<sup>15</sup> 呂嵩雁：《閩西客語音韻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sup>16</sup> 藍小玲：《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

志》、<sup>19</sup>《永定縣志》、<sup>20</sup>《長汀縣志》、<sup>21</sup>《連城縣志》<sup>22</sup>等，梅縣客語的語料出自北大中文系（2003）《漢語方音字彙》，<sup>23</sup>武平（城關平川鎮）話則以作者 2017 年的語言調查資料為主。<sup>24</sup>

### 1. 清流、寧化、上杭、連城

閩西客語的元音推鏈音變，根據陳筱琪（2018：271-273）的研究，清流客語與吳語非常相似，寧化、上杭、連城則同中有異。清流域關地區蟹攝字\*ai > a，之後假攝字\*a > o，果假兩攝合流，同讀-o 韻母，清流客語的語音面貌正好與紹興吳語完全平行。<sup>25</sup>

寧化、上杭、連城等地區，音變一樣由蟹攝字\*ai > a 開始，促使假攝字高化，但寧化、上杭假攝字變化後的音系格局並不相同，連城則因鄰近閩南西片方言區，地處閩客交界帶，假攝字推動果攝字高化後，果攝字呈現其他閩西客語較少見的語音形式。請見以下比較：

表一：閩西客語蟹假果三攝讀音比較表

例字	清流域關	寧化城關	上杭城關	連城城關	梅縣
賣 <small>蟹開二佳明</small>	ma6	ma6	ma3 <sup>26</sup> <small>文讀</small>	(me5 <small>白讀</small> )	mai3
孩 <small>蟹開一哈歷</small>	ha2	ha2	ha2	ha2	hai2
家 <small>假開二麻見</small>	ko1	kɔ1	kɔ1	ko1	ka1
花 <small>假合二麻曉</small>	fɔ1	fɔ1	fɔ1	fɔ1	fa1

<sup>17</sup> 清流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清流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sup>18</sup> 寧化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寧化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

<sup>19</sup> 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

<sup>20</sup> 永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永定縣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年）。

<sup>21</sup> 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長汀縣志》（北京：三聯書店，1993 年）。

<sup>22</sup> 連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連城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1994 年）。

<sup>23</sup> 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年）。

<sup>24</sup> 本論文中，聲調調類的記錄為：陰平調 1、陽平調 2、陰上調 3、陽上調 4、陰去調 5、陽去調 6、陰入調 7、陽入調 8。

<sup>25</sup> 陳筱琪：〈宋元韻圖果假合流的語音基礎〉，頁 271-273。

<sup>26</sup> 「賣」另有白讀音 mei3。

歌 <sub>果開一戈見</sub>	ko1	ko1	kɔu1	ku1	ko1
坐 <sub>果合一戈從</sub>	ts <sup>h</sup> o1	ts <sup>h</sup> o1	ts <sup>h</sup> ɔu1	ts <sup>h</sup> u1	ts <sup>h</sup> o1 <sup>27</sup> <sub>白讀</sub>

清流方言假攝字高化後與果攝字合流，因此「家<sub>麻</sub>」ko1=「歌<sub>歌</sub>」ko1。寧化的變化模式與清流非常相似：蟹攝\*ai > a，假攝\*a > ɔ，但變化結果寧化與清流不一樣，寧化假攝字與果攝字有區別，「家<sub>麻</sub>」kɔ1≠「歌<sub>歌</sub>」ko1。

上杭的變化除了蟹攝、假攝外，又涉及果攝字，音變是：蟹攝\*ai > a，假攝\*a > ɔ，果攝\*ɔ > ɔu。<sup>28</sup>上杭果攝字以元音複化的方式與假攝字保持區別，「家<sub>麻</sub>」kɔ1≠「歌<sub>歌</sub>」kɔu1，果攝字元音複化後不影響遇攝字讀音，因此上杭方言遇攝字並未音變，保持讀高元音-u的狀態，例字如「布<sub>幫</sub>」pu5、「褲<sub>溪</sub>」k<sup>h</sup>u5。

連城的音變範圍最廣，元音連鎖變化擴及至遇攝字。推鏈仍始於蟹攝\*ai > a，推動假攝字高化\*a > o，再使果攝字高化：\*o > u > uɿ，<sup>29</sup>當果攝字侵入遇攝字\*u的領域時，遇攝字出現後顯裂化，變成複元音\*u > uɿ，隨後又依據聲母條件音變：uɿ > uɛ > (ɛ) > iɛ，舌根音聲母的韻母形式較保守，帶有-u-介音，其他聲母字則完全丟失-u-介音，例字如「布<sub>幫</sub>」pie5、「圖<sub>定</sub>」t<sup>h</sup>iɛ2、「褲<sub>溪</sub>」k<sup>h</sup>ue5。<sup>30</sup>

連城俗稱「一村一方言」，內部差異明顯。何純惠（2014）《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也討論了連城內部幾個客語的元音變遷。何純惠（2014：157）指出，多數客家話果攝一等讀-o韻母，假攝二等主要元音則是-a，呈現o:a的格局，但連城城關（蓮峰鎮）方言果攝一等讀-u韻母，假攝二等字主要元音是-o，連城宣和（培田）方言果攝一等讀-au韻母，假攝二等字則同時有讀-u韻母或-o韻母的現象。<sup>31</sup>

<sup>27</sup> 「坐」另有文讀音 ts<sup>h</sup>o5。

<sup>28</sup> 寧化音系中有-o、-ɔ之別，但上杭音系中並沒有這種區別，上杭話後中元音只有-ɔ。上杭果攝字讀複元音-ɔu，相應的細音韻母讀-iɔu，如「茄」讀 ts<sup>h</sup>iɔu2。

<sup>29</sup> 「連城話果攝字先高化再展唇，音變後果攝讀-uɿ韻母未見於其他閩西客語區，但卻是緊鄰連城的閩南西片方言區常見的語音型態。連城果攝字讀-uɿ，頗具閩客過渡意味。」詳細討論請參見陳筱琪：《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頁 229。

<sup>30</sup> 連城城關方言的音變詳細討論請參見陳筱琪：《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頁 226-229。。

<sup>31</sup> 何純惠：《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頁 157。另審查人指出，連城東南角至上杭東部地區，麻韻有讀-uo的類型。



連城宣和方言的音變與城關方言略有差異，根據何純惠的調查，連城宣和話蟹攝一、二等字讀-o 韻母，例字如「彩<sub>哈</sub>」ts<sup>h</sup>o3、「帶<sub>泰</sub>」t<sup>h</sup>o5、「佳<sub>佳</sub>」ko1；假攝二等字舌根、喉音聲母讀-o 韻母，其他聲母讀-u 韻母，例字如「家<sub>麻</sub>」ko1、「蝦<sub>麻</sub>」ho2、「茶<sub>麻</sub>」tʃ<sup>h</sup>u2、「馬<sub>麻</sub>」mu2；果攝字讀音特殊，連城宣和果攝字讀-au，例字如「多<sub>歌</sub>」tau1、「左<sub>歌</sub>」tsau3、「歌<sub>歌</sub>」kau1、「賀<sub>歌</sub>」hau6；遇攝模韻字語音形式較多，多數唇音、舌根音聲母讀-u 韻母，舌尖塞音及舌尖塞擦音則讀-e 韻母，例字如「布<sub>模</sub>」pu5、「古<sub>模</sub>」ku3、「兔<sub>模</sub>」t<sup>h</sup>e5、「祖<sub>模</sub>」tse3。

根據上述語料，連城宣和方言的音變過程應是：

- (1)蟹攝：\*ai > a > o
- (2)假攝：\*a > o > u
- (3)果攝：\*o > u > ou > əu > au
- (4)遇攝：\*u > ue > e

漢語方言中，韻母的變化往往由舌尖聲母字先音變，其次為唇音聲母字，舌根音、喉音聲母字最後。連城宣和方言的假攝字，舌根、喉音聲母字讀-o 韻母，其他聲母字讀-u 韻母，-u 韻母的語音形式較晚，-o 韻母的形式較早；遇攝則舌尖聲母字讀-e 韻母，唇音、舌根音聲母字讀-u 韻母，-e 韻母的讀音形式後起，-u 韻母的讀法則是演變起點。

就連城宣和方言的音變細節來說，該處的變化應是蟹攝字\*a i > a，假攝字\*a > o，果攝字\*o > u > ou > əu > au 的演變完成一段時間後，蟹攝字才再出現 a > o 的變化，故讀-o 的假攝字又受到推擠再次音變為-u，此時的果攝字早已不讀-u 韻母，因此假攝字變成-u 並不影響果攝字。目前連城宣和的假攝字有-o、-u 兩種韻母形式，但果攝字卻一律讀-au 韻母，由此可見果攝字發展成-au 的時間比假攝字發展為-u 的時間早。連城宣和的音變是「兩段式」的，經歷長久時間，慢慢發展成目前這樣的音韻格局與讀音形式。

何純惠（2014：170-182）的研究，認為連城果、假、遇、蟹等攝的元音變遷是拉鏈音變，<sup>32</sup>不過若仔細比對連城宣和方言相關韻攝的音讀與聲母條件，以及連城宣和音變與吳語、清流、寧化、上杭的音變相似性，連城宣和話的演變應以推

<sup>32</sup> 何純惠：《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頁 170-182。

鏈變化較為可能。

此外，宣和方言果攝字讀-**au** 韻母，遇攝字讀-**u** 韻母，這種讀法在吳語的定海方言中也可看見。定海位於舟山群島，根據徐越（2016：181）的調查，定海話果開一歌韻字和果合一戈韻部分字如「河<sub>歌匣</sub>」、「波<sub>戈幫</sub>」、「破<sub>戈滂</sub>」、「婆<sub>戈並</sub>」、「儻<sub>戈定</sub>」、「座<sub>戈從</sub>」、「鎖<sub>戈心</sub>」、「過<sub>戈見</sub>」、「課<sub>戈溪</sub>」、「火<sub>戈曉</sub>」、「禍<sub>戈匣</sub>」等，定海城區和多數島嶼均念-**au** 韻母，而遇攝模韻的一部份字如「賭<sub>端</sub>」、「吐<sub>透</sub>」、「渡<sub>定</sub>」、「奴<sub>泥</sub>」、「路<sub>來</sub>」、「醋<sub>清</sub>」、「蘇<sub>心</sub>」、「苦<sub>溪</sub>」、「烏<sub>影</sub>」等，定海多數地區讀-**u** 韻母。吳語定海話與連城宣和方言地理位置並不相連，一海島、一山脈，卻出現幾乎相同的語音特色。<sup>33</sup>

附帶一提，徐越的調查也指出吳語定海區的北蟬一帶，以及普陀的展茅、螺門地區，果攝字讀-**u**，遇攝字讀-**au**，讀法與定海區多數方音不一樣。北蟬、展茅、螺門果攝字\***o** > **u**，變化階段較少，但遇攝字演變劇烈，\***u** 元音複化後又裂化、低化變為-**au**。<sup>34</sup>

蟹攝一、二等字，連城宣和方言讀中元音-**o** 韻母，吳語裡蟹攝一、二等字也有讀中元音-**ε**或-**æ**的狀況，例如太平吳語「買<sub>佳</sub>」**mε3**、「街<sub>佳</sub>」**kε1**、「菜<sub>哈</sub>」**ts<sup>h</sup>ε5**、「矮<sub>佳</sub>」**ŋε3**。鄭偉（2013：55）認為漢語方言裡\***ai** > **ε**是很常見的音變，-**ε**階段可以繼續低化為-**a**，然後再發生高化，音變為：**ai**（玉山）> **ε**（常山）> **æ**（江山）> **a**（溫州）> **ɑ**（慶元）> **ɒ**（麗水）。<sup>35</sup>但或許還有另一種演變可能：

$$\begin{array}{c}
 *ai \text{ (玉山)} \rightarrow a \text{ (溫州)} \rightarrow \alpha \text{ (慶元)} \rightarrow \mathbf{o} \text{ (麗水)} \\
 \searrow \\
 \varepsilon \text{ (常山)} / \mathbf{æ} \text{ (江山)}
 \end{array}$$

多數吳語蟹攝一、二等字\***ai** > **a** 後，朝後低元音的方向變化，如慶元、麗水方言，而常山、江山方言，在\***ai** > **a** 後，-**a** 高化為前中元音，朝著前元音的方向演變，與慶元、麗水的音變途徑不同。蟹攝字\***ai** > **a** 後又再高化為中元音的演變模式，與連城宣和方言\***ai** > **a** > **o** 的變化接近。

<sup>33</sup> 徐越：《浙江吳音研究》，頁 181。

<sup>34</sup> 同前註。

<sup>35</sup> 鄭偉：《吳方言比較韻母研究》，頁 55。

閩西客語的複元音單化除了蟹攝字\*ai > a外，也有出現在效攝字的\*au > ɔ變化，這種現象也與吳語平行。閩西客語裡\*au、\*ai的單化沒有絕對次序，且有的地區只有\*au > ɔ，例如長汀，有的地區只有\*ai > a，例如寧化，有的地區兩者皆有，如清流、武平、上杭。閩西客語七縣區中接近一半的地區同時有\*au > ɔ與\*ai > a的音變，整體而言，閩西客語的元音變化與吳語具有高度相似性。請見下表例字：

表二：閩西客語中的複元音單化

例字	清流 城關	長汀 城關	武平 城關	寧化 城關	上杭 城關	梅縣
包 <small>效開二肴幫</small>	pɔ1	pɔ1	pɔ1	pau1	pɔu1	pau1
高 <small>效開一豪見</small>	kɔ1	kɔ1	kɔ1	kau1	kɔu1	kau1
表 <small>效開三宵幫</small>	piɔ3	piɔ3	piɔ3	piɔu3	piɔu3	piɔu3
橋 <small>蟹開三宵群</small>	k <sup>h</sup> iɔ2	tʃ <sup>h</sup> iɔ2	ts <sup>h</sup> iɔ2	k <sup>h</sup> iau2	ts <sup>h</sup> iɔu2	k <sup>h</sup> iau2
鞋 <small>蟹開二佳匣</small>	ha2	hai2	ha2	ha2	ha2	hai2
家 <small>假開二麻見</small>	ko1	ka1	ka1	kɔ1	kɔ1	ka1
歌 <small>果開一歌見</small>	ko1	ko1	ku1	ko1	kɔu1	ko1

\*au > ɔ的演變在閩西客語的鏈動中不是決定要素，閩西客語中，\*au > ɔ的變化很少推動其他韻類發生音變，這個現象與吳語一致。上杭音系裡，後中元音只有-ɔ，效攝洪音字與果攝字合流，如效攝的「包肴」與果攝的「歌歌」都讀-ɔu韻母，這說明上杭話效攝 au > ɔ的單化先出現，並與果攝字合流，在因蟹攝字\*ai > a引起的推鏈發生後，假攝字\*a > ɔ，此後效、果攝字才一起受到假攝字的推擠，出現\*ɔ > ɔu。

上杭果攝細音字與效攝細音字沒有合流，可以證明上述的推論，上杭話果攝細音字讀-iɔu，效攝細音字讀-iɔu，說明上杭效攝細音字在洪音字\*au > ɔ前，細音字的主要元音就已提高：iau > iɔu，因此才沒與洪音字一起出現元音單化。永定話效攝字洪、細的問架是 au : iɔu，例如「包肴」pau1，「標宵」piɔu1，正反映了上杭的前一階段。

透過上杭的語音現象可知，閩西客語裡即使效攝字複元音單化\*au > ɔ，並與

果攝字合流，但並沒有影響果攝字的音讀。上杭果、效攝字 $\text{ɔ} > \text{ɔu}$ 的變化是在假攝字變為 $-\text{ɔ}$ 後才出現元音複化。在閩西客語元音的鏈動中， $*\text{ai} > \text{a}$ 的影響顯然遠大於 $*\text{au} > \text{ɔ}$ ，這個結果與吳語完全相同。

韻母系統的變遷中，並不是所有的變化項目都會構成鏈動。Trask(1996:88-89)指出，古希臘語是有七個長元音、五個短元音、四個複元音的複雜韻母體系，但經過2800年，大約11個演變步驟後，現代希臘語的韻母系統只有 $-\text{i}$ 、 $-\text{ɛ}$ 、 $-\text{a}$ 、 $-\text{ɔ}$ 、 $-\text{u}$ 等五個韻母。在這漫長的變化之中，只有 $\text{u} > \text{y}$ 、 $\text{u} > \text{y}$ 引起了 $\text{o} > \text{u}$ 和 $\text{e} > \text{i}$ ，以及因為 $\text{ɛ} > \text{e}$ 引起了 $\text{ai} > \text{ɛ}$ 算是鏈動，其他韻母系統的變化都不是鏈動的一環。<sup>36</sup>吳語以及閩西客語經歷的韻母變遷，有的部分是鏈動環節，有的部分獨立於外，並非特例之事。

不少閩西客語的元音系統有 $\text{o} : \text{ɔ}$ 之別，這種對比在其他的客語區中相當少見。閩西客語裡，讀 $-\text{o}$ 韻母的主要是假攝麻韻字，而讀 $-\text{ɔ}$ 韻母的則多數來自效攝字，這個音韻格局也與吳語相同。此外，另有一些閩西客語的 $-\text{ɔ}$ 韻母來源不是效攝字，而是假攝字，例如寧化方言，寧化的假攝字音變是： $*\text{a} > \text{ɔ}$ ，寧化方言系統中本有 $-\text{o}$ 韻母，來源是果攝字，故當假攝字音變後，也形成了 $\text{o} : \text{ɔ}$ 對比。

## 2.長汀、武平

長汀、武平客語也有複元音單化以及元音高化的演變方式，但並沒有像吳語以及清流、寧化、上杭或連城地區那樣，形成推鏈。

前文已論及，長汀城關方言效攝字出現複元音單化，音變是： $*\text{au} > \text{ɔ}$ 、 $*\text{iau} > \text{io}$ ，例字如「包<sub>香</sub>」 $\text{pɔ1}$ 、「高<sub>豪</sub>」 $\text{kɔ1}$ 、「表<sub>宵</sub>」 $\text{piɔ3}$ 、「橋<sub>宵</sub>」 $\text{tʃʰio2}$ 。根據呂嵩雁<sup>37</sup>1999年的調查資料，長汀城關話沒有 $*\text{ai} > \text{a}$ 的變化，蟹攝一、二等字讀 $-\text{ai}$ 韻母，如「鞋<sub>佳</sub>」 $\text{hai2}$ ，相關的假攝、果攝、遇攝字，長汀城關話也讀同廣東客語，例字如「家<sub>麻</sub>」 $\text{ka1}$ ，「歌<sub>歌</sub>」 $\text{ko1}$ ，「布<sub>幫</sub>」 $\text{pu5}$ ，並沒有吳語式的鏈動變化。

根據何純惠<sup>38</sup>2014年的調查資料，長汀南部的涂坊方言變化與北部的長汀城關方言有些差異。長汀涂坊話效攝字多數讀複元音韻母 $-\text{ao}$ ，細音字則讀 $-\text{iao}$ ，例

<sup>36</sup> Robert Lawrence 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New York: Arnold; New York: Co-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88-89.

<sup>37</sup> 呂嵩雁：《閩西客語音韻研究》，頁60-77。

<sup>38</sup> 何純惠：《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頁246-248。

字如：「包<sub>肴</sub>」pao1、「教<sub>肴</sub>」、kao1、「標<sub>宵</sub>」piao1、「橋<sub>宵</sub>」t<sup>h</sup>iao2。就音感來說，韻母[ao]的音值與韻母[o]差距並不太大，本處效攝的-ao 韻母下一步很可能會發展為單元音-o。<sup>39</sup>

長汀涂坊話蟹攝一、二等字出現複元音單化，目前蟹攝一、二等字讀單元音韻母-a，例字如「態<sub>咍</sub>」t<sup>h</sup>a5、「災<sub>咍</sub>」tsa1、「排<sub>皆</sub>」p<sup>h</sup>a2、「界<sub>皆</sub>」ka5。這個變化使長汀涂坊話蟹攝字一、二等字讀同假攝麻韻二等字，都讀-a韻母。因此造成「排<sub>皆</sub>」=「爬<sub>麻</sub>」p<sup>h</sup>a2，「界<sub>皆</sub>」=「嫁<sub>麻</sub>」ka5的音韻架構。不過，目前長汀涂坊話的果攝字及遇攝字並沒有發生後續變化，果攝字讀-o 韻母，遇攝字讀-u 韻母，例字如「歌<sub>歌</sub>」ko1，「布」pu5，長汀涂坊話果、遇攝的讀音與長汀城關相同。

長汀涂坊話蟹攝一、二等字讀同假攝字的音韻格局，在武平城關（平川鎮）方言中也可看見。依據 2017 年的田野調查資料，武平城區的口音，蟹攝一、二等字讀-a 韻母，但假攝字並沒有發生元音高化，因此蟹攝一、二等字與假攝讀音混合，「排<sub>皆</sub>」=「爬<sub>麻</sub>」p<sup>h</sup>a2，「鞋<sub>佳</sub>」=「蝦<sub>麻</sub>」ha2。<sup>40</sup>

武平話的元音變遷比長汀涂坊方言劇烈，除了複元音單化如：蟹攝字\*ai > a，效攝字\*au > o、\*iau > io外，武平系統內還有許多元音高化的現象，但不是上述推鏈討論中的演變類型。比對呂嵩雁 1999 年的調查報告以及作者 2017 年的調查資料，武平話還有下列幾條元音變化：

(1) 遇攝：\*u > ʉ > (əʉ) > ɤ

(2) 果攝：\*o > u

<sup>39</sup> 長汀涂坊方言效攝一等豪韻字整齊地讀-o 韻母，與果攝字完全混同，例字如「報<sub>豪</sub>」po5、「刀<sub>豪</sub>」to1、「糕<sub>豪</sub>」ko1；「左<sub>歌</sub>」tso3、「多<sub>歌</sub>」to1、「歌<sub>歌</sub>」ko1。長汀涂坊方言「刀」=「多」，「糕」=「歌」。「歌豪不分」是閩方言的一大特徵，長汀涂坊話「歌豪不分」，但卻「豪肴有別」。

<sup>40</sup> 武平縣最東鄉鎮的武東方言，蟹攝洪音字也有讀-a 韻母的現象，這個特徵也存在於浙江西南的武平腔之中。林清書（2017）指出遂昌的武平腔，把佳韻部分字讀-a 韻母，例如「鞋」讀 ha，與目前的武東話完全相同，但與遂昌來自上杭、長汀的客家移民不同，遂昌來自上杭、長汀的客家話把這些佳韻字讀-e。清康熙時期從武平的「武東」、「中堡」地區移至浙江麗水遂昌一帶的客家移民至今已 300 年。遂昌的「武平腔」是福建武東話的延伸，保有祖籍武平武東鎮一帶方言的特徵，但為了融入遂昌的社會生活，該處的武平腔也部分程度受到了浙江的吳方言、客家方言、贛語、閩語、畬族山客話等諸多方言交叉影響，既有保守特點，也有接觸後的新進特色。詳細討論請見林清書：〈浙西南武平腔方言記略〉，《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35 卷第 10 期（2017 年 10 月），頁 22-27。

(3)蟹、止攝 A 類： $*i > ɪ$

(4)蟹、止攝 B 類： $*ei > i > ji$  (帶強烈摩擦音色)<sup>41</sup>

請見以下例字比較：

表三：武平話後元音的演變

例字	呂嵩雁 (1999) <sup>42</sup>	2017 年田調	梅縣
布 <small>遇合—模幫</small>	pu5	pɤ5	pu5
土 <small>遇合—模透</small>	tʰu3	tʰɤ3	tʰu3
苦 <small>遇合—模溪</small>	kʰu3 fu3	kʰɤ3 <small>文</small> <sup>43</sup> fu3 <small>白</small>	kʰu3 <small>文</small> fu3 <small>白</small>
虎 <small>遇合—模曉</small>	--	fu3	fu3
豬 <small>遇和三魚知</small>	tu1	tɤ1	tsu1
多 <small>果開—歌端</small>	to1	tu1	tɔ1
左 <small>果開—歌精</small>	tso3	tsu3	tsɔ3
火 <small>果合—戈曉</small>	fo3	hu3	fɔ3
鎖 <small>果合—戈心</small>	so3	su3	sɔ3
報 <small>效開—奉幫</small>	pɔ5	pɔ5	pau5
刀 <small>效開—奉端</small>	tɔ1	tɔ1	tau1

<sup>41</sup> 審查人指出，帶有強烈摩擦成分的[i]可記為[ji]，這種記音方式出自史皓元。

<sup>42</sup> 林清書《武平方言研究》記錄的武平話，遇攝字主要元音讀音略如[ɯ]，主要元音不圓唇且鬆。請見林清書：《武平方言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22、29。

<sup>43</sup> 武平方言「苦」字文白讀固結於不同的詞彙上，例如指「味覺」酸甜苦辣時之「苦」讀白讀音 fu3，而若說「人生苦短」、「命苦」等詞彙時，使用文讀音 kʰɤ3。

先討論武平話遇攝字及果攝字的變化。武平話遇攝字 \*u > ɯ > (əɯ) > ʏ，韻母 \*u 先展唇化後又裂化、低化，但若前面為唇齒音聲母時，則保留舊讀音[ɯ]。根據 2017 年的田調觀察，武平話的[ɯ]讀音相當高且緊，氣流帶有十分強烈的摩擦色彩，舌位非常高，口腔幾乎沒有空隙，發音時是讓氣流從口腔中「用力擠出」的，有些學者認為這是輔音聲母 f 的成音節化。遇攝字元音舌位發展到相當高的位置後，高元音出現「裂化」後「低化」為-ʏ 的現象在吳語裡很常見，其他漢語方言中也不少相似的狀況。<sup>44</sup>

武平話果攝字的變化則是 \*o > u，元音高化。目前武平話沒有 f-聲母接-u 韻母的結構，表中例字「火<sup>戈</sup>」讀 hu3，相關的例字還有「貨<sup>戈</sup>」、「禍<sup>戈</sup>」等，也都讀 hu3，這幾個字的聲母由 f > h，應是受到系統內遇攝字變化後的相對調整。目前武平話的 f-聲母後能接的後高元音只有展唇元音[ɯ]。

此外，武平話效攝字 \*au > ɔ，但武平果攝與效攝字一直都有區別，不論是早期的 o 果：ɔ 效區別或目前的 u 果：ɔ 效區別，兩類字絕不混淆。武平話效攝字雖然出現複元音單化音變 \*au > ɔ，但並沒有影響到果攝字領域。整體觀察，武平果攝字元音高化 \*o > u 的原因，應是受遇攝字 \*u > ɯ > (əɯ) > ʏ 變化的牽引，原先的-u 韻母成為系統空缺，這個空缺促使果攝字元音高化填補。

武平話前元音系統也有系統性的高化音變。例字如下：

表四：武平話前元音的演變

例字	呂嵩雁 (1999) <sup>45</sup>	2017 年田調	梅縣
皮 <sub>止開三支並</sub>	p <sup>h</sup> i2	p <sup>h</sup> i2	p <sup>h</sup> i2
衛 <sub>蟹和三祭云</sub>	vi5	vi3 <sup>46</sup>	vi5
弟 <sub>蟹開四齊定</sub>	t <sup>h</sup> i1	--	t <sup>h</sup> i1
喜 <sub>止開三之曉</sub>	si3	si3	hi3

<sup>44</sup> 漢語方言中舌面高元音 -i、-u、-y 高化到了頂點後，有時會繼續高化，導致一些特殊音變，即所謂的「元音高頂出位」，高頂出位有六種情況：擦化、舌尖化、邊擦化、鼻音化、央化、裂化。詳細討論請見朱曉農：《音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89。

<sup>45</sup> 此處讀 -ei 韻母的字，林清書：《武平方言研究》記錄的武平話都記為 [i]。

<sup>46</sup> 發音人表示，「位」、「衛」與「鼠」三字為同音字，皆讀上聲調。

買 <small>蟹開二佳明</small>	mei1	mji1	mai1
弟 <small>蟹開四齊定</small>	t <sup>h</sup> ei1 老弟	t <sup>h</sup> ji1 老弟	t <sup>h</sup> ai1 白
嘴 <small>止合三支精</small>	tsei3	tsji5	tsui3 文 tsoi5 白
睡 <small>止合三支禪</small>	-- <sup>47</sup>	sji5	sui5 文 soi5 白
洗 <small>蟹開四齊心</small>	sei3	sji3	se3
雞 <small>蟹開四齊見</small>	kei1	kji1	ke1

客家話蟹、止攝細音字讀前高元音-i的字，也就是前文所謂的「蟹、止攝 A 類字」，這類字武平話經歷了 \*i > i 「元音低化」的演變，韻母的舌位較一般高元音稍低。但客家話蟹、止攝不讀前高元音-i的字，也就是前文所謂的「蟹、止攝 B 類字」，武平話卻讀有明顯摩擦成分的前高元音[ji]，出現了舌位高頂出位的現象，蟹、止攝 B 類字在武平的變化是 \*ei > i > ji，[ji]韻母有強烈的氣流摩擦音色。武平話「洗齊」≠「喜之」，「洗齊」sji3 與「喜之」si3 元音不同，這兩字是一組最小對比詞。

武平話的變化與位於閩客交界帶的龍巖萬安鎮方言相似。龍巖萬安話除了有複元音單化 \*au > ɔ 與 \*ai > a 外，也有高元音 \*i、\*u 的高頂出位變化，高元音的變化牽動了中元音的高化。緊鄰閩西客語的龍巖、漳平閩南話也有元音高化、複元音單化甚至單元音複化的音變方式，<sup>48</sup>可見元音系統劇烈演變目前已是閩西地區顯著的區域特徵，該區的閩南、客家以及閩客搭界方言都有這類演變。

### 3. 保守區域：永定

永定方言顯示了閩西客語音變的起始點，永定話的音韻系統與廣東客家話非常相似，定話效攝讀 -au，蟹攝字讀 -ai，沒有上述的複元音單化以及後續的元音高化現象，比其他閩西客語相對保守許多。永定方言的例字如：「排皆」p<sup>h</sup>ai2、「孩哈」hai2，「爬麻」p<sup>h</sup>a2、「茶麻」ts<sup>h</sup>a2，「多歌」tɔu1，「課戈」k<sup>h</sup>ɔu5，「布模」pu5、

<sup>47</sup> 林清書：《武平方言研究》，頁 22、30，「睡」讀 si3。

<sup>48</sup> 閩南西片方言遇攝模韻字多數有 ou > u 等變化，例字如「兔模透」t<sup>h</sup>u5、「古模見」ku3，龍巖的蘇坂話有 ua > o、i > ei 的演變，例字如「紙支」tso3、「豬魚」tei1。詳細討論請見陳筱琪：《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頁 166-174、頁 235-237。



「免<sup>模</sup>」t<sup>h</sup>u5，「刀<sup>豪</sup>」tau1、「高<sup>豪</sup>」kau1。

目前永定話唯一的元音變化是果攝字複化：ɔ > ɔu，永定話-ɔ元音無法單獨成為一個韻母，僅以複韻母的型態出現。永定的音韻系統也沒有 o：ɔ對比，永定話效攝讀-au，果攝字與效攝字的對應是ɔu 果：au 效。永定話沒有其他閩西客語常見的 \*au > ɔ變化，永定話果攝字韻母的複化，目前只是音值的轉變，尚未形成系統性的元音變遷。

#### (四) 閩西客語的元音變化是語言接觸的結果

複元音朝單元音演變是音節成分的「簡化」，漢語方言中常見到相似的平行變化，官話方言也不少這類的變化，例如濟南官話有 \*ai > ε、西安官話有 \*ai > æ 的演變。

此處須要先釐清閩西客語的元音變化是來自客語自身的變化，或來自語言接觸。若綜合觀察吳、徽、贛、客、湘等漢語東南方言的音韻格局與歷史變化，閩西客語的元音變化更像是語言接觸後產生的語音變遷，原因如下：

一、吳、徽、湘、贛及閩西客語，複元音單化連帶著元音高化一起出現，這些東南方言區都有蟹攝字 \*ai > a 的音變，多數同時也有假攝字 \*a > o 的變化，漢語方言中，並不是出現複元音單化，就都連帶著出現元音高化。例如濟南官話蟹攝字「賣<sup>佳</sup>」、「孩<sup>哈</sup>」\*ai > ε、西安官話 \*ai > æ，但濟南與西安假攝字讀-a 韻母，並沒有元音高化的演變。例字如：濟南「爬<sup>麻二</sup>」p<sup>h</sup>a2、「茶<sup>麻二</sup>」tɕ<sup>h</sup>a2，西安「爬<sup>麻二</sup>」p<sup>h</sup>a2、「茶<sup>麻二</sup>」ts<sup>h</sup>a2。漢語東南方言蟹攝字 \*ai > a，假攝字 \*a > o 是一組推鏈關係，這項音變在官話區中少見。

二、在地理上，吳、徽、贛、湘、閩西客語等東南漢語方言是一整塊相鄰的區塊，陳立中（2005：32-33）提出蟹、假、果、遇等攝之主要元音的連鎖變化是長江下游方言的普遍特徵，其中吳語、湘語的變化來自古吳越、南楚方言，之所以分裂開來主要是受到後期客贛方言像楔子釘入中間使然。<sup>49</sup>

陳筱琪（2018：275-276）提到閩西客語蟹、假、果、遇等韻攝的音變出現在寧化、清流、連城、上杭等方言區，從寧化開始往南呈現帶狀分布，這種分布與客家入閩的移民歷史吻合。<sup>50</sup>藍小玲（1999：5-7）指出客家先民在永嘉之亂後，

<sup>49</sup> 陳立中：〈論湘語、吳語及周邊方言蟹假果遇攝字主要元音的連鎖變化現象〉，頁 32-33。

<sup>50</sup> 陳筱琪：〈宋元韻圖果假合流的語音基礎〉，頁 275-276。

南遷停留在長江南北的安徽、湖北一帶，維持了四百餘年。唐末黃巢之亂起，客家先民才又再度往南遷到閩粵贛交界處，這次的南遷，經過閩粵贛交界處到達寧化，再由寧化往汀州流域、閩粵邊界。南遷的客家人，有的到達寧化後就定居下來，有的在寧化居住一段時間後又再往閩西各處遷徙。<sup>51</sup>

寧化是閩西客語蟹、假、果、遇元音變化分布的邊界，寧化也正是客家人南遷入閩地的窗口，閩西客家話的移民史與地理分布和閩西客語蟹、假、果、遇的元音變化呼應，閩西客語的移民歷史說明，閩西客語和吳語相似的元音變化，不是歷史音變的平行發展，應具有地緣關係與語言接觸性質。

### 三、流攝侯韻字的音讀

根據鄭偉<sup>52</sup>（2013：147-150）的研究，吳語侯韻字的韻母可以分為五種，分別是：（1）嘉興型，侯韻今讀帶前高主要元音的[i]、[e]、[ei]、[eu]形式；（2）蕭山型，侯韻今讀帶-i介音，同時主要元音的舌位偏高，如：[io]、[iu]、[iu]；（3）上海型，侯韻今讀為[ɤ]、[ə]之類的央元音，既有單元音韻母形式，也有複元音韻母形式；（4）溫州型，這類型的吳語侯韻今讀的主要元音為低元音[æ]、[ɐ]、[a]，或為單元音韻母或為複元音韻母；（5）江山型，這類型的吳語侯韻今讀的主要元音為後高元音[ɯ]、[u]，以單元音韻母為主。

閩西客語中，侯韻有讀單元音-e 或-ɤ的類型，類似嘉興型、上海型吳語，也有讀-io 韻母的類型，與蕭山型吳語相似，請見以下分析。

#### （一）侯韻讀單元音

江敏華（2003：227-228）指出，客贛方言中永豐（江西）、贛縣（江西）、寧化（福建）、清流（福建）等方言，流攝有讀單元音-e、-ɤ的現象，與吳語類似。<sup>53</sup>

客家話流攝侯韻字一般不讀單元音，根據謝留文（2003：47-48）的研究，客家話流攝侯韻字的韻母最主要讀複元音，且帶有-u 韻尾。謝留文分析，客語侯韻

<sup>51</sup> 藍小玲：《閩西客家方言》，頁 5-7。

<sup>52</sup> 鄭偉：《吳方言比較韻母研究》，頁 147-150。

<sup>53</sup> 江敏華：《客贛方言關係研究》，頁 227-228。

韻母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eu]、[eu]、[əu]、[ɐu]，這一類韻母都有-u 韻尾，主要元音發音部位偏前或偏央。第二類是[æi]、[uai]、[ai]、[ɛi]、[ɛi]，這一類韻母的韻尾是-i，主要元音的發音部位偏前、偏低。第三類是[io]，見於贛南的贛縣、上猶客家話。第四類韻母是單元音，如[æ]、[ɛ]、[ɪ]，如贛南的大余、南康、安遠客家話。這四種類型中，第一類的客家方言數量最多，最為常見，廣東客語的代表梅縣方言正是第一種類型的客語。<sup>54</sup>

若仔細觀察客語侯韻字的韻母類型，第二種主要元音偏低的類型與溫州型吳語相似，第三種讀-io 韻母的客語則與蕭山型吳語相似，第四種讀單元音的客語類型，在多處吳語方言中都可以看見。<sup>55</sup>閩西客語當中，除江敏華（2003：227-228）提到的寧化與清流客語外，<sup>56</sup>武平客語也有侯韻讀單元音的現象。寧化、清流位於閩西客語北區，武平則位於閩西客語南端，兩區並不相連，這樣的地理分布狀態或許暗示了與閩西的客家移民史的關係。

下表以廣東梅縣客家話為對照組，比較閩西的寧化、清流及武平客語流攝侯韻字的韻讀。請見下表例字：

表五：侯韻字讀音比較表

例字	寧化 <sup>57</sup>	清流	武平	梅縣
偷 <small>流開一侯透</small>	t <sup>h</sup> iəu1	t <sup>h</sup> ɣ1	t <sup>h</sup> e1	t <sup>h</sup> eu1
豆 <small>流開一侯定</small>	t <sup>h</sup> iəu5	t <sup>h</sup> ɣ5	t <sup>h</sup> e3	t <sup>h</sup> eu5
走 <small>流開一侯精</small>	tsəu3	tsɣ3	tse3	tseu3
樓 <small>流開一侯來</small>	ləu2 <sup>58</sup>	lɣ2	le2	leu2

<sup>54</sup> 謝留文：《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47-48。

<sup>55</sup> 審查人指出，連城東南角至上杭東部侯韻字讀-ie 韻母，這種讀音類型介於謝留文提出的第三種類型與第四種類型之間。

<sup>56</sup> 江敏華：《客贛方言關係研究》，頁227-228。

<sup>57</sup> 寧化方言侯韻字有-əu 及-iəu 兩種韻母形式，有-i-介音的讀法與三等尤韻相混，其中「頭侯」字還有 t<sup>h</sup>əu2 及 t<sup>h</sup>iəu2 兩種讀法，前者是文讀，後者是白讀。

<sup>58</sup> 呂嵩雁的調查資料，寧化方言 n-與 l-混而不分，原文「樓」字標音為[nəu]。請見呂嵩雁：《閩西客語音韻研究》，頁41。

狗 <sub>流開一侯見</sub>	kəu3	kɿ3	ke3	keu3
厚 <sub>流開一侯匣</sub>	həu1	hɿ5	k <sup>h</sup> e1	heu5

依據上表讀音比較，寧化方言侯韻字的韻母帶有-u 韻尾，與梅縣方言相近。清流與武平客語侯韻的語音形式為單元音韻母，其中清流客語的讀音-ɿ與吳語中的上海、餘姚、南匯、臨安、縉雲等地相同，武平話的讀音-e 則與嘉興、啟東（四甲）、桐廬、海鹽、湖州等地相同。<sup>59</sup>

除此之外，武平話流攝三等字也有讀單元音韻母的現象。依據謝留文（2003：48）的觀察，流攝三等的尤韻、幽韻字，多數客語一般讀-iu 韻母，有些調查報告的記音在[i]與[u]之間加入一個過渡性的元音，其中一等字跟三等字多半主要元音相同，兩者的差別在於-i-介音的有無，三等字有-i-介音，一等字則無。廣東高州市的新垌客語較特殊，一等侯韻字讀-ai 韻母，三等尤、幽韻字讀-əu 韻母。<sup>60</sup>武平客語流攝三等字主要讀音是-iu 韻母，但發音人實際讀音為[iu]、[iəu]自由變體，這組字之後很可能出現主要元音低化的演變。

附帶一提，武平話「球<sub>尤群</sub>」ts<sup>h</sup>iu2、「九<sub>尤見</sub>」tsiu3、「舅<sub>尤群</sub>」ts<sup>h</sup>iu1 等見系聲母字不讀舌根聲母，而讀舌尖聲母，顯然武平過去曾發生「顎化音變」，後來才又平舌化，與精系聲母合流為一。就聲母的表現來說，武平話也比梅縣等廣東客語有更多的後起音變。

武平話流攝三等字較特殊的是古知、莊、章三系聲母字的韻母形式音韻格局和其他客語不同，客語多數的情況是流攝三等莊系字的韻母讀同侯韻，而知系、章系韻母另成一類，讀音也不與見系、精系混同，如梅縣客家話的音韻格局。<sup>61</sup>武平話除三等韻的莊系字照例讀同侯韻外，知系、章系字也讀同侯韻。請見以下例字與比較：

<sup>59</sup> 鄭偉：《吳方言比較韻母研究》，頁 147-148。

<sup>60</sup> 謝留文：《客家方言語音研究》，頁 48。

<sup>61</sup> 客語流攝三等的唇音聲母字另成一類，以梅縣客語的讀音來說，其韻母有-u、-əu、-au、-iau 等好幾個讀法，這裡暫時不討論唇音聲母字。

表六：尤韻字讀音比較表

例字	武平	清流	梅縣
搜 <small>流開三尤生</small>	se1	sɿ1	sɛu1
鄒 <small>流開三尤莊</small>	tse1	tsɿ1	tseu1
抽 <small>流開三尤微</small>	ts <sup>h</sup> e1	tʃ <sup>h</sup> iɿ1	ts <sup>h</sup> u1
晝 <small>流開三尤知</small>	tse5	tʃiɿ5	tsu5
手 <small>流開三尤書</small>	se3	ʃiɿ3	su3
臭 <small>流開三尤昌</small>	ts <sup>h</sup> e5	tʃ <sup>h</sup> iɿ5	ts <sup>h</sup> u5
酒 <small>流開三尤精</small>	tsiu3	tsiɿ3	tsiu3
救 <small>流開三尤見</small>	tsiu5	kiɿ5	kiu5

清流客語尤韻字的表現又與武平稍有不同，清流莊系聲母字的韻母讀同侯韻，知、章系字讀音讀同精、見系，音韻格局與武平、梅縣都不一樣。清流客語尤韻知、章系字帶有-i-介音，是較特殊的現象。上表六可濃縮為下表：

表七：流攝字韻母比較表（一）

韻目	武平	清流	梅縣
侯韻	e	ɿ	ɛu
尤韻	e 莊知章系聲母 e 知章系聲母 iu 其他	ɿ 莊系聲母 iɿ 知章系聲母 iɿ 其他	ɛu 莊系聲母 u 知章系聲母 iu 其他

## （二）侯韻讀-io 韻母

閩西地區也有侯韻讀-io 韻母的現象，正好與吳語蕭山型平行，這種現象出現在閩客交界帶的龍巖萬安方言，以及上杭部分地區。閩西侯韻讀-io 的方言，尤韻

多讀-iu，侯韻、尤韻絕不相混。請見下表比較：<sup>62</sup>

表八：流攝字韻母比較表（二）

例字	萬安涂潭	上杭城關	梅縣
頭 <small>流開一侯定</small>	t <sup>h</sup> io2	t <sup>h</sup> io2	t <sup>h</sup> eu2
豆 <small>流開一侯定</small>	tio6	t <sup>h</sup> io3	t <sup>h</sup> eu5
走 <small>流開一侯精</small>	tsio3	tsio3	tseu3
樓 <small>流開一侯來</small>	lio2	--	leu2
狗 <small>流開一侯見</small>	kio3	kio3	keu3
厚 <small>流開一侯匣</small>	k <sup>h</sup> io1	k <sup>h</sup> io1	heu5
手 <small>流開三尤書</small>	ts <sup>h</sup> u3	siu3	su3
臭 <small>流開三尤昌</small>	ts <sup>h</sup> u5	--	ts <sup>h</sup> u5
酒 <small>流開三尤精</small>	tsiu3	tsiu3	tsiu3
救 <small>流開三尤見</small>	kiu5	ts <sup>h</sup> iu5	kiu5

龍巖萬安話侯韻字讀-io 韻母，尤韻字讀-iu 韻母。上杭方言有內部差異，根據藍小玲 1999 年的調查結果，上杭城關方言侯韻讀-io 韻母，尤韻字則讀-iu 韻母，上杭的韻母形式與萬安話類似。但上杭東南方的藍溪客語，侯韻字讀單元音韻母-ə，語音形式與清流方言接近。

根據邱錫鳳 2012 年的上杭藍溪話調查資料，<sup>63</sup>上杭藍溪話侯韻讀-ə 韻母，尤韻字則讀-iu 韻母，例字如「樓侯」lə2、「豆侯」t<sup>h</sup>ə3、「狗侯」kə3；「酒尤」tɕiu3、「手尤」ɕiu3、「油尤」iu2。上杭藍溪話流攝一、三等的音韻格局，與清流話很接近，上杭藍溪話尤韻莊系聲母字讀同侯韻，如「瘦尤生」sə5、「愁尤崇」sə2，尤韻知、章系字韻母有-i-介音，與尤韻其他聲母字韻讀相同。

<sup>62</sup> 萬安涂潭話的語料出自陳筱琪：《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的調查資料，頁 272-274。上杭話的語料則出自藍小玲：《閩西客家方言》的調查資料，頁 153-154。

<sup>63</sup> 邱錫鳳：《上杭客家話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45。

侯韻讀單元音或讀-io 韻母的現象在贛南的客語中也可看見，贛南的大余、南康、安遠客家話，侯韻字讀單元音韻母，而贛南的贛縣、上猶客家話侯韻字則讀-io 韻母，這類的侯韻字讀法極少在廣東客語區發現，卻同時出現在贛南與閩西客語區當中。贛南、閩西客語侯韻讀-io 的現象，很可能是早期曾受到吳語擴散波的影響。<sup>64</sup>

#### 四、支微入魚

「支微入魚」指蟹、止攝合口字讀同遇攝魚、虞韻的情況，多數方言讀撮口呼，這在北部吳語、南部吳語都是很常見的現象。客語當中，「支微入魚」並不是很明顯的音韻特徵，根據江敏華（2003：227）的研究，閩西客語中，長汀和連城方言有這種現象。<sup>65</sup>

長汀城關方言，蟹、止攝合口字讀-i 韻母的現象同魚、虞韻，例字如「醉<sub>支精</sub>」tsi5、「貴<sub>微見</sub>」ki5、「鬼<sub>微見</sub>」ki3，然長汀城關話魚、虞韻的層次複雜，除了讀-i 韻母的情況外，另有讀-u 及讀-e 的現象，讀-i 韻母的大多是文讀音，如「女<sub>魚泥</sub>」ni3、「鋸<sub>魚見</sub>」tʃi5、「兩<sub>云虞</sub>」i3。若與吳語相比，長汀城關話支微入魚的現象是不明顯的。<sup>66</sup>

連城城關方言與長汀相似，蟹、止攝合口字有讀同魚、虞韻的現象，韻母形式是-ui，例字如「貴<sub>微見</sub>」kui3、「雷<sub>灰來</sub>」lui2、「背<sub>灰幫</sub>」pui5，魚、虞韻讀-ui 韻母的形式主要出現在舌根聲母字上，如「魚<sub>魚疑</sub>」ŋui2、「去<sub>魚溪</sub>」k<sup>h</sup>ui5、「區<sub>虞溪</sub>」k<sup>h</sup>ui1。連城城關方言蟹、止攝合口字層次複雜，語音形式眾多，因此讀同遇攝三等的例字也不多，與長汀城關方言相似。

此外，何純惠 2014 年也調查長汀南部的羊牯方言，此方言遇攝三等字另有讀-ai 的語音形式，如「魚<sub>魚疑</sub>」ŋai2、「去<sub>魚溪</sub>」hai5，韻母形式特殊。長汀羊牯方言在蟹、止攝合口字上，也有不少讀-ai 韻母的現象，例如「雷<sub>灰來</sub>」lai2、「歲<sub>祭心</sub>」sai5、

<sup>64</sup> 另一種可能是這種變化是客語自身的內部演變，而演變結果正好與吳語蕭山等方言平行，如此的話，現代贛南及閩西客家話的音變是\*eu > io。

<sup>65</sup> 比起客家話，「支微入魚」的特點在贛方言中表現較明顯，如弋陽、貴溪、萬載、黎川、高安等贛語都有這個特色，詳見江敏華：《客贛方言關係研究》，頁 227。

<sup>66</sup> 審查人認為，長汀城關方言蟹、止攝丟失合口-u-成分後，讀音變成-i，與遇攝文讀層相同，只是巧合。

「肺<sub>廢數</sub>」fai5、「醉<sub>支精</sub>」tsai5、「槌<sub>脂澄</sub>」tʰai2。<sup>67</sup>由此可見，長汀南部的羊牯方言「支微入魚」的例字比長汀城關方言還多。

長汀羊牯方言蟹、止攝合口字讀同遇攝三等的情況似乎比較接近吳語「支微入魚」的現象，但長汀羊牯方言魚、虞韻的韻母形式非但沒有圓唇或撮口特性，也不是高元音，且讀-ai 韻母的遇攝三等字只有「魚疑」、「去溪」二字，又為口語白讀層，這說明長汀羊牯方言類似支微入魚現象的魚韻層次與長汀城關話並不相同。長汀羊牯方言的魚韻層次是白讀層-ai，而長汀城關方言的魚韻層次則是文讀層-i。

閩西客語區內蟹、止攝合口字讀同魚、虞韻的現象相較於吳語，例字零星，且比較長汀城關與長汀羊牯兩處方言，蟹、止攝合口字讀同魚、虞韻的來源層次並不相同。審查人指出，長汀羊牯方言遇攝三等讀-ai 的「魚疑」、「去溪」二字，其實是客語「魚虞有別」的痕跡，長汀羊牯方言魚韻「魚疑」、「去溪」二字讀-ai 韻母，相當於其他閩西客語魚韻讀-e 的層次。<sup>68</sup>閩西客語裡，魚韻的「鋸<sub>見</sub>」、「渠群」、「去溪」、「魚疑」等字在閩西客語七縣市主要讀-e 韻母，在汀州內部相當一致，而廣東客家話的魚韻字沒有這種韻母讀法。

劉綸鑫（2001：91-93）分析了四十個江西的客家話，指出江西客家話止攝合口字與遇攝合口字都有讀-y 韻母的現象，例如止攝的「嘴<sub>支</sub>」、「吹<sub>支</sub>」、「瑞<sub>支</sub>」、「遂<sub>脂</sub>」、「水<sub>脂</sub>」、「錘<sub>支</sub>」等字都讀-y 韻母。<sup>69</sup>江西客語因地理位置關係，整體現象與贛語更相近，江西客家話止攝合口字讀-y 韻母的現象，明顯比閩西客語更接近吳語的「支微入魚」特徵，可見江西客家話和閩西客語類型不同，閩西的連城、長汀類似「支微入魚」的音韻特徵只是韻母系統劇烈變化後的語音巧合。

## 五、結論

綜合以上討論，閩西客語接近吳語的三個特徵中，「複元音單化與元音高化」，以及「流攝侯韻字讀單元音或讀-io 韻母」二者，分布的範圍大，音韻形式整齊，與吳語十分相似。

<sup>67</sup> 何純惠：《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頁 232-245。

<sup>68</sup> 這個變化應該是 e > ai，元音複化。這類的元音複化在龍巖萬安話裡也可看見。

<sup>69</sup> 劉綸鑫：《江西客家方言概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91-93。



根據張光宇（1994：412）的研究，南朝以後，當時的江東吳語大範圍向西擴散，現代吳語魚韻字有讀-*ie* 或-*e* 的現象，常見的例字包括「鋸<sub>魚見</sub>」、「渠<sub>魚群</sub>」、「去<sub>魚溪</sub>」、「魚<sub>魚疑</sub>」、「許<sub>魚曉</sub>」等，雖不超過十個字，但地理分布廣泛，這些魚韻字讀-*ie* 或-*e* 是六朝時期江東吳語「魚虞有別」的痕跡。<sup>70</sup>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甚至四川等地都可看見魚韻字讀-*e* 或-*ie* 的現象，這是南朝以後江東吳語向西擴散的證據。<sup>71</sup>

部分客贛方言之中也有魚虞有別的痕跡，根據江敏華（2012：192-200）的研究，客贛方言因地理因素與吳語長久接觸，故出現魚虞有別的语言層次，其中贛語比客語明顯。<sup>72</sup>閩西的寧化、清流、長汀、連城、永定、上杭、武平等客語，魚韻字都有讀-*e* 的現象。審查人指出，魚韻的「鋸<sub>魚見</sub>」、「渠<sub>魚群</sub>」、「去<sub>魚溪</sub>」、「魚<sub>魚疑</sub>」在閩西客語七縣區都讀-*e* 韻母，<sup>73</sup>在汀州內部相當一致，和吳語轄字也完全相合，且廣東客家話的魚韻字沒有這種讀法，這是閩西客語曾與吳語接觸的有力證據。

廣東客語沒有魚虞有別的現象，但鄰近吳語區的江西客語、閩西客語內有程度不一的魚虞有別痕跡，這個層次應是六朝以後透過古江東方言的擴散傳來的。前文討論的「複元音單化與元音高化」，以及「流攝侯韻字讀單元音或讀-*io* 韻母」兩個與吳語相關的音韻現象，也都出現在江西客語、閩西客語裡，卻同樣不見於廣東客家話，因此，江西客語、閩西客語(1)魚虞有別層，(2)複元音單化與元音高化，以及(3)流攝侯韻字讀單元音或讀-*io* 韻母，顯然是與吳語接觸後的結果。廣東因地理位置較遠，並未受到古江東方言擴散波的影響，因此沒有這些音韻特徵。

另外，類似「支微入魚」的現象，閩西客語只在連城、長汀方言中可以看見，但蟹止攝的例字都很少。其中長汀城關話蟹止攝合口字與遇攝文讀層讀音相同，但南部的長汀羊牯話則是與遇攝白讀層讀音相同，且兩地的韻母形式都沒有圓唇或撮口特徵，與江西客家話「支微入魚」特點明顯不同。比起江西客語，閩西客

<sup>70</sup> 張光宇：〈吳語在歷史上的擴散運動〉，《中國語文》1994年第6期，頁412。

<sup>71</sup> 審查人指出，由現代吳語方言擬測出的「共同吳語」，並不等於江東吳語。共同吳語與江東吳語有同源關係，但兩者並不相等，理論上共同吳語早於江東吳語。六朝時期的江東吳語是現代吳語的前身，共同吳語、江東吳語與現代吳語之間，是有演變關係的親屬語言。

<sup>72</sup> 江敏華：〈客贛方言的魚虞有別〉，《贛方言研究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192-200。

<sup>73</sup> 目前武平話魚韻舌根聲母字讀-*ji* 韻母，如「魚<sub>魚疑</sub>」*ŋji2*、「舉<sub>魚見</sub>」*tsji3*、「渠<sub>魚群</sub>」*kji2*、「去<sub>魚溪</sub>」*ts<sup>h</sup>ji5*。這個形式的來源是\**e*，韻母發生元音高化。

語的「支微入魚」，很有可能只是元音系統複雜音變後形成的「讀音巧合」，本質上並不是吳語那類「支微入魚」的音韻架構。

六朝以後，吳語的文化地位上升，兩宋時期江浙區域更是文化政經重鎮，平田昌司（2016：36-38）分析歷代韻書與科舉取士的關係，指出唐宋之交是中國重心南移的重要轉型期，南移的核心都市是南宋都城臨安，也就是今日的杭州。<sup>74</sup>臨安地區從古至今，都屬吳語方言區。

依平田昌司<sup>75</sup>（2016: 113-115）的討論，雖然歷代士大夫一直有「中原雅音」為標準音的思想傳統，在靖康年間宋高宗南渡後，大量中原、江淮人口移居臨安，甚至出現了「昔之京語，今之浙音」的說法。然而事實上，對陸游、范成大、朱熹等南宋士人來說，汴京只是一個傳聞的空間，所謂的「京洛音」也僅是一種想像。元明兩代的首都都不在河洛流域，但文人一直沿用「中原雅音」的觀念，其主要思想背景也是歷代相承的文化重心意識。

根據侯精一（2002：70-71）的研究，雖然南宋臨安移入大量的官話人口，但南宋大量的官話人口並沒有撼動臨安吳語的地位，臨安地區官話、吳語接觸的結果是吳語吞併了來自汴洛官話的語言質素，今日杭州話的語音、詞彙、語法系統的基本面貌都是吳語類型，可見杭州話「骨子裡」的吳語系統相當穩定，儘管杭州話變得帶有濃濃的官話味，但杭州話終究沒有變成官話。<sup>76</sup>由此可見，吳語在江南一直都有非常穩固的語言勢力。

相反的，客家方言並沒有吳語這樣的歷史文化與政經實力，一般認為客家話形成的時代晚於吳語，藍小玲（1999: 5-7）指出客家先民在永嘉之亂後，南遷停留在長江南北的安徽、湖北一帶四百餘年，唐末黃巢之亂起後客家先民才又再度遷往閩粵贛交界處。<sup>77</sup>羅香林（1989）《客家源流考》、謝重光（2008）《客家文化述論》研究客家話與客家族群的形成，都指出客家先民因戰爭被迫不斷南遷，遷徙過程中慢慢地與遷徙地的族群融合，逐漸形成了客家方言，客家民系直至南宋時期才初步穩固。<sup>78</sup>對比吳語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客語在歷史上政經勢力遠小於吳

<sup>74</sup>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與漢語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36-38。

<sup>75</sup> 同前註，頁113-115。

<sup>76</sup>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70-71。

<sup>77</sup> 藍小玲：《閩西客家方言》，頁5-7。

<sup>78</sup>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謝重光：《客家文化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語，因此，閩西客語與吳語相似的語言特性，若屬接觸所導致，吳語影響客語的可能性比客語影響吳語的可能性大。

審查人提供閩西的移民史資料，審查人指出閩西具規模的遠距離移民來自汀州府的「汀州衛」，其軍官有 55%來自江淮官話區。元音鏈移的變化在江淮官話區裡也廣泛出現，根據馮法強（2017：192-197）的研究，江淮官話區內的元音變遷與吳語頗為類似，例如江淮官話裡，黃孝片以外的所有方言，蟹攝一二等字都發生元音單化。<sup>79</sup>江淮官話的整體發展是元音高化、裂化或單元音化，彼此形成鏈移關係，這個發展趨勢與吳語類似，但並不完全相同。江淮官話到底仍是官話方言，持續地受到了歷代中央官話的影響，破壞了六朝以來吳語的擴散波。

此外，馮法強（2017：197）也指出，滁州、合肥、揚州、鹽城、鎮江等地，流攝字也讀單元音，語音形式是-ə。<sup>80</sup>筆者近日（2019年10月）調查了江淮官話區內的鎮江話及泰興話，兩地侯韻字都讀-ɤ，且有持續高化的跡象。顧黔（2018）〈泰興方言侯尤韻的歷史演變及歸併類型〉亦有相關研究。<sup>81</sup>

如此說來，江淮官話區與吳語區在元音鏈移以及侯韻讀單元音等特徵上都具相似性，若依照吳語從六朝以來的政經發展以及諸多地理相連的語言相似性來思考，閩西客語與吳語在元音鏈移以及侯韻字表現的語音相似性是語言接觸的結果，而非類型上的巧合。吳語向西擴散除了到達周邊的東南方言區外，也擴及了鄰近的江淮官話區，這些語言特性又隨著大量的江淮官話軍官移民至閩西客語後，再次衝擊了閩西客語，因此才逐漸形成了今日閩西客語與吳語類似的音韻特徵。

閩西客語的元音變化及侯韻字的讀音類型，若對比吳語和贛語、江西客語、閩西客語，都可以發現類似的特點，地理上相連，移民史也互有關連，且這兩個音韻特徵都不出現在廣東客語裡。基於這個理由，閩西客語的元音變化及侯韻字讀音類型與吳語相似，比起類型上平行變化的巧合，這兩項語音特徵來自與吳語的接觸，應更有可能。

<sup>79</sup>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音韻研究及其明代音系構擬》（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192-197。

<sup>80</sup> 同前註，頁197。

<sup>81</sup> 顧黔：〈泰興方言侯尤韻的歷史演變及歸併類型〉，《漢語與漢藏語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頁501-507。

## 徵引書目

-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與漢語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網址：<https://ctext.org/yulizi/fengfu/zh>，2016年。
- 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
- 江敏華：《客贛方言關係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
- \_\_\_\_\_：〈客贛方言的魚虞有別〉，收入《贛方言研究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 朱曉農：《音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何純惠：《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4年。
- 呂嵩雁：《閩西客語音韻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1999年。
- 邱錫鳳：《上杭客家話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林清書：《武平方言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4年。
- \_\_\_\_\_：〈浙西南武平腔方言記略〉，《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35卷第10期，2017年10月，頁22-27。
-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徐越：《浙江吳音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
- 張光宇：〈吳語在歷史上的擴散運動〉，《中國語文》1994年第6期，頁409-418。
- 陳立中：〈論湘語、吳語及周邊方言蟹假果遇攝字主要元音的連鎖變化現象〉，《方言》2005年第1期，頁20-35。
- 陳筱琪：《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
- \_\_\_\_\_：〈宋元韻圖果假合流的語音基礎〉，《漢學研究》36卷第3期，2018年9月，頁259-294。
-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音韻研究及其明代音系構擬》，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 馮蒸：〈中古果假二攝合流〉，《古漢語研究》1989年第4期，頁61-66。
- 彭建國：〈吳語、湘語主元音鏈變類型比較〉，《中國語文》2009年第5期，頁454-480。
- 謝留文：《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 謝重光：《客家文化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 劉綸鑫：《江西客家方言概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 鄭偉：《吳方言比較韻母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藍小玲：《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
-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
- 顧黔：〈泰興方言侯尤韻的歷史演變及歸併類型〉，收入何大安、姚玉敏、孫景濤、陳忠敏、張洪年主編：《漢語與漢藏語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 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永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永定縣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 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長汀縣志》，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
- 清流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清流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連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連城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1994年。
- 寧化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寧化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 Lyle Campbell.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 Robert Lawrence 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New York: Arnold; New York: Co-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The features from Wu dialect in Western Fujian Hakka

Chen, Hsiao-Chi\*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onological system such as vowels changes, pronunciation of rime from Hou-Yun (侯韻), and the rime of Zhi, Wei-Yun (支、微韻) like Yu-Yun (魚韻) in Western Fujian Hakka are similar with Wu dialect (吳語). The research inferred that the first and second features were the results due to contact with Wu dialect, but the third on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Wu dialect just a kind of coincidence after vowels changes intensely in Western Fujian.

**Key words:** Western Fujian Hakka, Wu dialect, Language contact, Chain shift, Sound changes.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